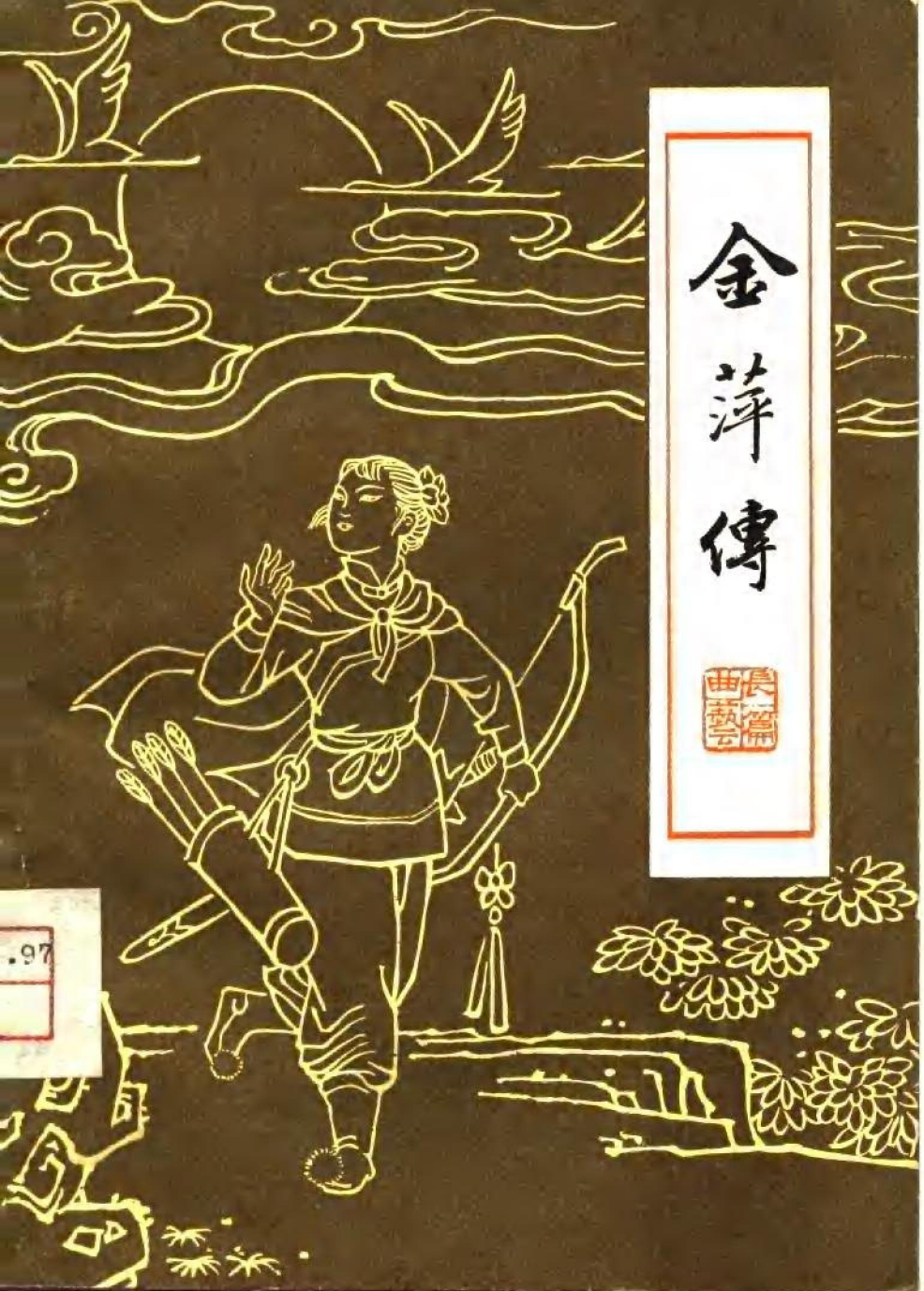


金萍傳



责任编辑 汪 洋
封面、插图、题头 汪家龄
书名题签 方绍武

金 萍 传 苏继坡 张献章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8,000 印数: 6,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862 定价: 0.45元

宋金評



張宗才



宋武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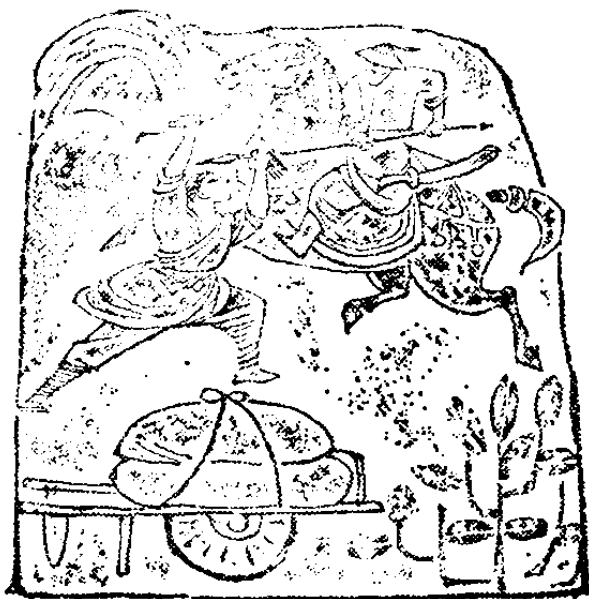




目 录

- 第 一 回 众英雄永城遇难 (1)
张宗才虎口余生
- 第 二 回 宋金萍施善相助 (17)
崔赛豹行凶抢亲
- 第 三 回 后花园宗才养伤 (32)
崔家寨金萍取胶
- 第 四 回 念兄弟欲解急难 (47)
择佳婿挚意求婚
- 第 五 回 吕占祥依官徇私 (65)
宋武举被诬下监
- 第 六 回 闻凶信群情愤慨 (80)
打埋伏首战告捷
- 第 七 回 刘铁锅冒险进寨 (92)
夫妻俩乔装入城
- 第 八 回 众清兵跟踪追击 (109)
父女俩狱中相逢
- 第 九 回 雉河集装旗结捻 (124)
五里郢聚歼清兵

第十回	搬师求救入罗网 巧扮清兵攻永城	(137)
第十一回	吕占祥卑躬求和 宋武举慷慨述冤	(151)
第十二回	架云梯破城未遂 救金萍秋妹立功	(164)
第十三回	吕占祥阴谋劝降 宋金萍箭射朝冠	(179)
第十四回	众英雄里应外合 破永城万民欢腾	(192)



第一回

众兄弟永城遇难
张宗才虎口余生

咸丰残暴昏庸，
寒霜血雨腥风，
天机欲杀人欲生，
揭竿直捣苍穹。

长空惊雷滚滚，
九州怒火熊熊。
官逼民反捻称雄，
英烈千古留名。

（白）一首西江月道罢，引出一段农民军起义的故事。话说清朝末年，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官府皇室，鱼肉黎民；财主赃官，横行霸道。咸丰皇帝登基之后，安徽、河南一带，更是灾难重重。春季旱，夏季淹，秋季蝗虫飞满天，黄河决口发大水，房屋顶上能撑船。黎民百姓，难以度日。但是上下官吏，仍然增收皇粮官税，大小财主，加倍催租逼债。人

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黎民百姓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啊。

(唱) 咸丰皇帝把基登，
勾结洋人进燕京。
贪官污吏逞霸道，
黎民百姓受苦穷。
路旁满眼白骨堆，
荒郊野外尽哭声。
多少人妻离子散他乡去，
多少人卖儿卖女来求生。
妇女们逃荒要饭门前站，
男子汉贩卖私盐走豫东。
同志们请往大道上看：
唧唧哽，哽哽唧，有一队贩盐小车往前行。
头一辆推车人身材魁梧，
二一辆推车人瘦小精灵，
三一辆推车人脸似黄裱，
四一辆推车人眼似铜铃，
五一辆推车人垂轮大耳，
六一辆推车人满脸枣红。
后面跟着十几辆，
全都是汗流如雨湿前胸。
车子上堆满盐包多沉重，
车子下木轮滚滚快如风。
若问他们是哪个？

张宗才领人贩盐赶路程。

(白) 诸位，张宗才是谁？他小名张龙，亳州雉河集西北张老家人氏。出身猎户家庭，父亲是一位好猎手。张宗才从小就跟父亲学得一身好武艺，练出一身硬工夫。只因清朝皇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一个盐行地区，规定皖北销售淮盐，河南销售芦盐。但是淮盐味苦，价格昂贵，芦盐味咸，价格便宜。此外，官店卖盐，不单掺土，而且少秤。因此，皖北居民，不在当地购买淮盐，而到黄河以北购买芦盐。这样，安徽、河南贩卖芦盐的活动，就活跃起来了。他们或用驴驮，或用车运，往来贩运，络绎不绝。于是，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便处处增设关卡，严密查禁。一旦发现贩卖芦盐的人，就以重案办理。稍有反抗，则加倍治罪，或押或斩，为所欲为。穷苦百姓，面对如此暴政，无不怒满胸膛。大家便入伙结捻，数十人一伙，数百人一趟，暗带兵器，聚众贩运。张宗才武艺出众，雉河集捻子赵主张乐行，就让他带领十七名兄弟，贩卖芦盐。如今这队盐车，跨过黄河，直奔雉河集而来——

(唱) 张宗才领人贩盐转回乡，
腹内辗转暗思量：
盐车已到永城界，
我还要格外小心谨提防。
永城县有个吕知县，
增捐增税又贪赃。
抓伏派款办团练，
欺压良民助暴强。

还有个盐巡崔文山，
查禁盐贩似虎狼。
设下关卡十几个，
分布四面并八方。
贩盐的若被他们查获住，
大难当头定遭殃。
轻者毒打罚税款，
重则捆绑送公堂。
没收食盐归官府，
若反抗将你押牢房。
今天这盐卡如何闯过去？
我要与众位兄弟细商量。

（白）张宗才让众位兄弟停下盐车，商量如何躲过盐卡，忽听见马蹄哒哒，由远及近。他们抬头一看，只见四匹高头大马，驮着清兵，拦住去路。为首的那人，只长得——

（念）狗獾子头，
狗獾子脸，
狗獾子鼻子，
狗獾子眼。
面叶子耳朵贴后腮，
腰似蚂虾腿罗圈。
个头顶多三尺半，
皮包骨头瘦干干。

（唱）头小帽大衣服胖，

活象个猴子蹲在马上边。
他手里拿根花枪杆，
耀武扬威把车拦。

(白) 张宗才看到这里，不由一阵恶心。但是为了避免是非，也只得抱拳禀手，客客气气：“请问尊姓大名，为何拦路？”

那为首的清兵，把狗獾子眼一瞪，肩膀一晃，木枪杆子一摇，压住盐车上的麻包，“嘿嘿嘿”一阵冷笑：“我叫崔赛獾，人称南霸天，舅爷是总督，领兵在江南。姑父吕占祥，堂堂七品官。叔叔是盐巡，大名崔文山，领兵跨骏马，专管查私盐。车上是何物，老爷要看看！”

张宗才说道：“实不相瞒，小民亳州雒河集人氏。只因连年遭受水旱蝗灾，田里寸草不长，颗粒没收，家中贫寒，难以度日。推车芦盐，路过贵县境地，回去糊口，还望长官放行。”

崔赛獾黄眼珠子一瞪：“皇王规定，安徽居民购买淮盐。贩运芦盐，就是违抗圣命，你难道不知，难道不晓？”

张宗才一听崔赛獾拿圣命压人，心中不服，冷笑一声说道：“淮盐味苦，售价昂贵，芦盐味咸，售价又低。官府规定不公，莫怪黎民不遵。这贩盐谋生，也是官府所逼。”

“刁民大胆，你辱骂官府，该当何罪?!”

(唱) 崔赛獾喝声：“刁民好大胆！
你竟敢违抗圣命贩私盐？
我勒马拦路来盘问，

你辱骂官府罪滔天！
若要老爷将你放，
十两纹银把税捐。”
宗才说：“手中无钱难封税，
包涵包涵多包涵，
今天请你放俺走，
俺改日卖盐给你送税钱。”
赛獾说：“不封盐税不准走，
我砸了车子充你的盐！”
张宗才勃然怒火起，
骂声：“清妖崔赛獾！
我好说好讲你不理，
依官仗势欺压咱。
老子从小性子怪，
如今长大改着难。
鸡鸭狗猫我都怕，
就是不怕兵和官。
别看你坐马端枪逞威风，
叫我看还不如三岁小孩玩竹竿。
若识抬举放我走，
纠缠多了惹麻烦。”
张宗才手抓车把要启步，
噗啦啦，崔赛獾一枪扎在车上边。

（白）张宗才说罢，伸手抓起车把，就要上路。崔赛獾举起长枪，扎进盐包。张宗才“呼哧”放下车把，大声问道：

“你想干什么？！”崔赛獾说：“谁敢推车 前 走，刀 枪 不 容！”

张宗才见此情景，浓眉紧皱，虎眼圆睁，“唰唰！”从绑腿上拔出两把匕首，厉声喝道：“崔赛獾，崔赛獾，你真不识抬举。若再撒野耍横，且待老子教训你一顿。”崔赛獾不由一怔，开言问道：“你胆敢造反不成？”张宗才说道：

“对，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嗖嗖嗖”，十八位兄弟，拔匕首的拔匕首，抽钢刀的抽钢刀，抄铁棍的抄铁棍，举宝剑的举宝剑，各执兵器，直奔四个清兵，砍杀过来。

（唱）崔赛獾拦住盐车耍野蛮，
众兄弟咬牙切齿怒冲天。
有的人举剑就向清兵刺，
有的人挥起大刀杀上前，
有的人扬起铁棍迎面打，
有的人匕首刺腿血斑斑。
清妖人少难抵挡，
狼狈催马忙逃窜。
兄弟们一看清妖败阵走，
笑在眉梢喜心间。
拾掇拾掇又上路，
春风满面暖心田。
众兄弟推车上路暂不表，
唱一唱败阵逃跑的崔赛獾。
带着清兵回府转，
禀报盐巡崔文山。